

新式
標點

曾文正公日記目次

問學	一
省克	二一
治道	三七
軍謀	四三
倫理	五三
文藝	五四
獎賞	五五
隨養	七七
品藻	八〇
游覽	八七

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日記

問學

夜深，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，隨手鈔記，實爲有益，尙未有條緒。（辛丑正月）

學問之事，以「日知月無亡」爲吃緊話；文章之事，以「讀書多，積理富」爲要。（辛丑二月）

讀書之志，須以困勉之功，志大人之學。（辛丑閏三月）

至鏡海先生處，問檢身之要，讀書之法。先生言：「當以朱子全書爲宗。」時余新買此書，問及，因道：「此書最宜熟讀——卽以爲課程，身體力行——不宜視爲瀏覽之書。」又言：「治經宜專一經，一經果能通，則諸經可

旁及。若遽求兼精，則萬不能通一經。」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，又言：「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，曰考索，曰文章。考核之事，多求粗而遺精，管窺而蠡測，文章之事，非精於義理者不能。至經濟之學，卽在義理內。」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，答曰：「經濟不外看史，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，歷代典章，不外乎此。」又言：「近時河南倭民

舉仁——前輩用功最篤實，每日自朝至寢，一言一動，作飲食皆有劄記，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檢，皆記出。」先生嘗教之曰：「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，才提醒，便是閑邪存誠。」又言：「檢攝於外，只有「整齊嚴肅」四字；持守於內，只有「主一無適」四字。」又言：「詩文詞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，誠能用功於義理之學，彼小技亦非所難。」又言：「第一要戒欺，萬不可揜著。」云云，聽之昭然若發矚也。（辛丑七月）

倭民峯前輩先生言：「研幾工夫最要緊，顏子之有不善，未嘗不知是研幾也。」周子曰：「幾善惡。」中庸曰：

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」劉念臺先生曰：「卜動念以知幾。」皆謂此也。失此不察，則心放而難收矣。又曰：「人善惡之幾，與國家治亂一幾相通。」（壬寅正月）

靜坐思心正氣順，必須到「天地位，萬物育」田地，方好。（壬寅正月）

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，雜念憧憧，將何以極力掃却勉之？（壬寅正月）

吳竹如言：「『敬』字最好。」予謂須添一「和」字，則所謂敬者，方不是勉強一持，即禮樂不可斯須失身之意。（壬寅正月）

誦養氣章，似有所會，願終身私淑孟子，雖造次顛沛，皆有孟夫子在前，須臾不離，或到死之日，可以仰希萬一。

（壬寅正月）

心得語，一經說破，胸中便無餘味，所謂德之棄也。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？（壬寅正月）

易大壯卦象大衆，正與養氣章通。

「靜」字全無工夫，欲心之凝定，得乎？（壬寅正月）

晉卦「罔孚裕，無咎」，裕難矣。中庸善誠身二節，其所謂裕者乎？（壬寅正月）

精神要常令有餘，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。（壬寅正月）

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，一日姑待，後來補救，則難矣。况進德修業之事乎？海秋言：「人處德我者，不足觀心術；

處相怨者，而能平情必君子也。」（壬寅正月）

讀書窮理，不辨得極虛之心，則先自窒矣。（壬寅正月）

「咸恆損益」四卦，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。（壬寅正月）

不能主一之咎，由於習之不熟，由於志之不立，而實由於知之不真。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，便如食鳥啄之殺人，則必主一矣！不能主一，無擇無守，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，亦只算游思雜念，心無統攝故也。（王寅正月）

巽乎水面上水，頗悟養生家之說。（王寅）

艮峯前輩言：「無間最難，聖人之純亦不易。顏子之三有不違，此不易學；卽日月之至，亦非諸賢不能。」至「字煞宜體會，我輩但宜繼續，求其時習而已。」（王寅）

存心則緝熙光明，如日之升，修容則正身凝命，如鼎之鎮。內外亦養，敬義夾持，何患無上達？（王寅十一月）

至岱雲處，看渠日課。岱雲近日志日堅，而識日卓越，閱之喜極無言。半日好善之心，頗有「若已有之」之誠。

而前日讀篤仙詩，本日觀岱雲日課，尤中心好之也。（王寅十一月）

樹堂來，與言養心養體之法。渠言：「舍靜坐，更無下手處，能靜坐，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」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。所言皆閤歷語，靜中真味，煞能領取。又言：「心與氣總拆不開，心微浮則氣浮矣，氣散則心亦散矣。」此卽孟

子所謂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」（王寅十一月）

神明則如日之升，身體則如鼎之鎮，此二語可守者也！惟心到靜極時，所病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，畢竟未

體驗出真境來。意者只是閉藏之極，逗出一點生意來，如今至一陽初動時，貞之固也，乃所以爲元也；慤之坏

也，乃所以爲啓也；穀之堅實也，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。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，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。此中無

滿腔生意。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，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。然則靜極生陽，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。息息靜極，仁

心之不息，其參天與地之至誠乎？顏子三月不違，亦可謂洗心退藏，極靜中之真樂者矣。我輩求靜，欲異乎禪氏

入定，冥然罔覺之旨，其必驗之此心，有所謂一陽初動，萬物資始者，庶可謂之靜極，可謂之未發之中，寂然不動之體也。不然，深閉過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為靜，而生理或幾乎息矣。況乎其並不能靜也，有或攝之，不且憧憧往來乎？深觀道體，蓋陰先於陽信矣。然非實由體驗得來，終掠影之談也。（壬寅十一月）

人必中虛，不著一物，而後能真實無妄。蓋實者，不欺之謂也。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著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敢告人，而後造僞言以欺人。若心中存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。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誠者，不欺者也。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。無私著者，至虛者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誠，天下之至誠者，也。當讀書，則讀書，心無著於見客也。當見客，則見客，心無著於讀書也。一有著，則私也。靈明無著，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，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，是之謂虛而已矣。是之謂誠而已矣。以此讀無妄，咸，中孚三卦，蓋扞格者鮮矣。（壬寅十一月）

凡作文詩，有情極真摯，不得不一傾吐之時，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原，其所言之理，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。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，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。苦平日醞釀不深，則雖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達之，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。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，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。至於修飾字句，則巧言取悅，作偽日拙，所謂修辭立誠者，蕩然失其本旨矣。以後真情激發之時，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。如取如攜，傾而出之可也。不然，而須臨時取辦，則不如不作，作則必巧偽媚人矣。（壬寅十一月）

在何宅聽唱崑腔，我心甚靜且和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，其入人之深，當何如。禮樂不興，小學不明，天下所以少成材也。

竹如教我曰：「耐。」予嘗言竹如「貞」足幹事，予所闕者「貞」耳。竹如以一「耐」字教我，蓋欲我鎮鎮

以歸於靜，以漸幾於能「貞」也。此一字，足以醫心病矣。（癸卯正月）

寫字時，心稍定，便覺安恬些。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靜，所以致病也。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法否？以後即以此養心。（癸卯正月）

萬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轉覺安定。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，何嘗能稍自立志哉？（癸卯二月）

記云：「君子莊敬日強。」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蕩，欲其強，得乎？譬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則撥矣。是知千言萬語的莫先於立志也。（癸卯二月）

唐先生言：「國朝諸大儒，推張楊園、陸稼書兩先生，最爲正大篤實。雖湯文正猶或小遜；李厚庵、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。」（癸卯二月）

夜讀楊園先生集，中有數條，如破我伎求之私，當頭棒喝。（癸卯二月）

讀楊園近古錄，真簡使鄙夫寬，薄夫敦。（癸卯二月）

因作字，思用功所以無恆者，皆助長之念害之也。本日因聞竹如言，知此事萬非疲輓人所能勝，須是剛猛，用血戰功夫，斷不可弱。二者不易之理也。時時謹記朱子語類，難伏卯及猛火煮二條，刻刻莫忘。（癸卯二月）

凡讀書，有爲人爲己之分。爲人者，縱有心得，亦已悠然日亡。予於杜詩，不無一隙之見，而批點之時，自省良有爲人之念，雖欲蘊蓄而有味，得乎？（癸卯二月）

竹如言：交情有天有人，凡事皆然。然人定亦可勝天，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。如知人之哲，友朋之投契，君臣之遇合，本有定分，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。故曰：「命也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」（癸卯二月）

鏡文言：「讀書有心得，不必輕言著述。注經者，依經求義，不敢支蔓；說經者，置身經外，與經相附麗，不背可也。」

不必說此句，卽解此句也。」（癸卯二月）

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，讀之使人忠義之氣，勃然而生，鄙私之萌，斬焉而滅。甚矣人之不可無良也。（癸卯三月）

自戒懼而約之，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。此縣縣者，由動以之靜也。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而萬物育。此穆穆者，由靜以之動也。由靜之動，有神主之，由動之靜，有鬼司之，終始往來，一敬貫之。（辛亥七月）

莊子曰：「美成在久，驟而見信於人者，其相信必不固，驟而得名於時者，其爲名必過情。君子無赫赫之稱，無驟著之美，猶四時之運，漸成歲功，使人不覺。」則人之相孚是桃李，不言下自成蹊矣。（辛亥七月）

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，必兼有山巨源、謝安之雅量，於是乎言足以興，默足以容，否則，峴嶂易缺，適足以取禍也。雅量雖由於性生，然亦恃學力以養之，惟以聖賢律己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度量闊深矣。（辛亥七月）

知己之過失，卽自爲承認之地，改去毫無吝惜之心，此最難事。豪傑之所以爲豪傑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，便是此等處，磊落過人，能透過此一關，寸心便異常安樂，省得多少膠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。（辛亥七月）

有義理之學，有詞章之學，有經濟之學，有考據之學。義理之學，卽宋史所謂道學也，在孔門爲德行之科。詞章之學，在孔門爲言語之科。經濟之學，在孔門爲政事之科。考據之學，卽今世所謂漢學也，在孔門爲文學之科。此四者，闕一不可。予於四者，略涉津涯，天質魯鈍，萬不能造其奧矣。惟取其尤要者，而日日從事，庶以漸磨之久，而漸有所開。義理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，曰「四子書」，曰「近思錄」。詞章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，曰「曾氏讀古文鈔」，曾氏讀詩鈔」。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，然胸中已有成竹矣。經濟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二書焉，曰「會典」，曰「皇朝經世文編」。考據之學，吾之從事者，四書焉，曰「易經」，曰「詩經」，曰「史記」，曰「漢書」。

「此十種者，須要爛熟於心中。凡讀此書，皆附於此十書。如室有基而丹牆附之；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；如雞伏卵，不稍歇而便冷，如蟻成垤，不見異而思遷。其斯爲有本之學乎？」（辛亥七月）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願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，損君子以懲忿窒慾；益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。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於人。願以養身養德，鼎以養心養腎，尤爲切要。

（辛亥七月）

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：「不爲聖賢，便爲禽獸；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。」（辛亥七月）

治家貴嚴，嚴父常多孝子；不嚴，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，而流弊不可勝言矣。故易曰：「威如吉。」欲嚴而有威，必本於莊敬，不苟言，不苟笑。故曰：「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謂也。」（辛亥七月）

書味深者，而自粹潤；保養完者，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以僞爲，必火候既到，乃有此驗。（辛亥七月）

盜虛名者，有不測之禍；負隱隱者，有不測之禍；懷伎心者，有不測之禍。（辛亥七月）

除却進德修業，乃是一無所恃，所謂把截四路頭也。若不日日向上，則人非鬼責，身敗名裂，不旋踵而至矣！可不畏哉？（辛亥八月）

顏泉明尋求姑姊妹，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；且斂袁履謙之衣衾，與其父杲卿同。盛德之事，足以貫日月矣！（辛亥八月）

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，見信於君父，見信於外人，皆絲毫不可勉強，猶四時之運，漸推漸移，而成歲功，自是不可欲速，不可助長。（辛亥十一月）

窒慾常念男兒淚，懲忿當思屬纊時。（辛亥十一月）

治心之道，先去其毒。陽惡曰忿，陰惡曰慾。治身之道，必防其患。剛惡曰暴，柔惡曰慢。治口之道，二者交惕。曰慎言語，曰節飲食。凡此數端，其藥維何？禮以居敬，樂以導和。陽剛之惡，和以宜之；陰柔之惡，敬以持之。飲食之過，敬以檢之；言語之過，和以斂之。敬極肅肅，和極雍雍。穆穆縣縣，斯爲德容。容在於外，實根於內。動靜交養，脾胃盎背。

（壬子正月）

余生平雖頗好看書，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，參預其間。是以無孟子深遠，自得一章之味，無杜元凱優柔，鑒飮一段之趣。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，無一事有成。今雖暮齒衰邁，當從「敬靜純淡」四字上痛加工夫。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，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，亦稍足自適矣。（壬子）

處逆境之道，惟西銘「無所逃而待烹，中生其恭也，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」等句，最爲親切。（壬子）偶作聯語以自箴云：「禽裏還人靜，由敬出；死中求活，淡極樂生。」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息，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，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。

本朝博學之家，頗多閎儒碩士，而其中爲人者多，爲己者少。如顧閎並稱，顧則爲己，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江戴並稱，江則爲己，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段王并稱，王則爲己，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方劉姚并稱，方姚爲己，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其達而在上者，李厚基李可亭秦味經，則爲己之數多；紀曉嵐風阮芸台，則不免人之見者存。學者用心，固宜於幽冥中，先將爲己爲人之界，分別明白，然後審端致力，種桃得桃，種杏得杏。未有根本不正，而枝葉發生，而自豐茂者也。（戊午十一月）

邵子所謂觀物，莊子所謂觀化，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，須要放大胸懷，游心物外，乃能絕去一切繳繞，鬱悒煩悶，不寧之習。（戊午十一月）

讀書之道，朝聞道而夕死，殊不易易。問道者，必真知而篤信之。吾輩自己不能自信，心中已無把握，焉能問道？

（己未二月）

胸襟廣大，宜從「平」「淡」二字用功。凡人我之際，須看得平；功名之際，須看得淡，庶幾胸懷日闊。（己未二月）

月）

傍夕，與子序登樓，論老年用功，不可有驕氣，暮氣。（己未三月）

念不知命，不知禮，不知言三者，論語以殿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之義，則庶幾可爲完人矣！（己未三月）

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，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、伊尹者，不在高處，而在平處；不在隆處，而在汙處。汙者，下也。平者，庸也。夷、尹之聖，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。幸我之論堯舜，以勳業而隆，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汙，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，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汙，有若之論他聖人，以出類拔萃而隆，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，出不拔而自處於汙，以汙下而同於衆人，此其所以異於夷、尹也。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。（己未三月）

讀東坡「但尋牛矢覓歸路」詩，陸放翁「斜陽古柳趙家莊」詩，杜工部「黃四娘東花滿蹊」詩，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，毫無渣滓，出其大也。余飽歷世故，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，何其小也。沈吟玩味久之。（己未四月）

思夫人皆爲名所驅，爲利所驅，而尤爲勢所驅。當孟子之時，蘇秦、張儀、公孫衍輩，有排山倒海，飛沙走石之勢，而孟子能不爲所搖。真豪傑之士，足以振厲百世者矣。（己未五月）

爲人之道有四知：天道有三惡。三惡之目曰：天道惡巧，天道惡盈，天道惡貳。貳者，多猜疑也。不忠誠也。無恆心也。四知之目，卽論語末章：知命，知禮，知言，而吾更加以知仁。仁者，恕也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恕道也。立

者，足以自立也。達者，四達不悖，遠近信之，人心歸之。詩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禮云：『推而放諸四海而準。』達之謂也。我欲足以自立，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；我欲四達不悖，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；此立人達人之義也。孔子所云：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』孟子所云：『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。』皆恕也。仁也。知此則識大量。不知此則識小量。故吾於三知之外，更加知仁，願與沉弟共勉之。沉弟亦深領此言，謂欲培植家運，須從此七字致力也。（己未五月）

讀書之道，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，膏澤之潤。若見聞太寡，蘊蓄太淺，譬猶一勺之水，斷無轉相灌注，潤澤豐美之象。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。（己未五月）

與子序言聖人之道，亦曰：『學問閱歷，漸推漸廣，漸習漸熟，以至於四達不悖。』因戲稱曰：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，語人曰：『吾賭則輸矣，而賭之道精矣。』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，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。程子解孟子苦勞，餓乏，拂亂動，忍等語云：『若要熟也，須從這裏過。』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。子序笑應之。（己未五月）

余近日常寫大字，微有長進，而不甚貫氣。蓋緣結體之際，不能字字一律，如：或上鬆下緊，或上緊下鬆，或左右小，或右大，左小均須始終一律，乃成體段。余字取勢，本係左大右小，而不能一律，故恆無所成。推之作古文辭，亦自有體勢，須篇篇一律，乃爲成家。辦事亦自有體勢，須事事一律，乃爲成章。言語動作，亦自有體勢，須日一律，乃爲成德。否則載沉載浮，終無所成矣。（己未六月）

作書者宜臨帖摹幅，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，乃易長進。然則作人之道，亦宜專學一古人，或得今人之賢者，而師法之，庶易長進。（己未八月）

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，而敬恕儉靜勤潤六者，闕一不可。學成以三經、三史、三子、三集，爛熟爲要；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。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；亦須自關門徑，不依傍古人格式。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，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；能是二者，雖不拓疆，不擇民，不害其爲功也。四者能成其一，則足以自怡。此雖近於名心，而猶爲得其正。（己未八月）

念天道三惡之外，又覺好露而不能渾，亦天之所惡也。（己未九月）

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：「惟忘機可以消衆機，惟懵懂可以被不祥。」似頗有義意，而婉未能自體行之。（己未九月）

凡人涼薄之德，約有三端，最易觸犯。聞有惡德敗行，談之娓娓不倦，妒功忌名，幸災樂禍；此涼德之一端也。人受命於天也，如臣受命於君，子受命於父，而或不能受命，居卑思尊，日夜自謀，置其身於高明之地，譬諸金躍冶，而以鑄鄒干，將自命，此涼德之二端也。胸苞清濁，口不臧否者，聖哲之用心也；強分黑白，過事激揚者，文士輕薄之習，優伶風切之態也。而吾輩不察而效之，動輒區別善惡，品第高下，使優者未必加勸，而劣者幾無以自處，此涼德之三端也。余今老矣，此三者，尙加戒之。（己未九月）

君子有三樂：讀書聲出金石，飄飄意遠，一樂也；宏獎人材，誘人日進，二樂也；勤勞而後憩息，三樂也。（己未九月）
孔子所謂性相近，習相遠，上智下愚不移者，凡事皆然。卽以圍棋論，生而爲國手者，上智也；屢學而不知局道，不辨死活者，下愚也。此外皆相近之姿，視乎教者何如。教者高，則習之而高矣；教者低，則習之而低矣。以作字論，生而筆姿秀挺者，上智也；屢學而拙如薑芽者，下愚也。此外則皆相近之姿，視乎教者何如。教者鍾王，則衆習於鍾王矣；教者蘇米，則衆習於蘇米矣。推而至於作文亦然，打仗亦然，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，而衆人之習隨。

之爲轉移。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，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，是猶執策而歎無馬，是真無馬哉！

（己未十月）

李申甫自黃州歸來，稍論時事。余謂當豎起骨頭，竭力撐持。三更不眠，因作一聯云：『養活一團春意思，撐起兩根窮骨頭。』用自警也。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，惜皆未寫出。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：『不愆不尤，但反身爭箇一壁靜；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長得萬丈高。』曾用木板刻出，與此聯意相近，因附記之。（己未十月）

夜閱荀子三篇。三更盡睡，四更即醒，又作一聯云：『天下無易境，天下無難境，終身有樂處，終身有憂處。』至五更，又改作二聯。一云：『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，樂以終身，憂以終身。』一云：『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，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。』（己未十月）

今夜醒後，心境不甚恬適，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，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！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，或亦似此乎？（己未十月）

近日之失，由於心太弦緊，無舒和之意；以後作人，當得一鬆字，意味日來。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，用功尚不失晚年進境。十三字者：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三忌，三薄，三知，三樂，三寡也。三經，三史，三子，三集，三實，余在京師嘗以匾其室，在江西曾刻印章矣。三忌者，即所謂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貳也。三薄者，幸災樂禍，一薄德也，逆命億數，二薄德也，臆斷皂白，三薄德也。三知者，論語末章所謂知命，知禮，知言也。三樂者，即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，一樂也，宏獎人材，誘人日進，二樂也，勤勞而後思息，三樂也。三寡者，寡言養氣，寡視養神，寡欲養精，十三字者，時時省察，其猶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者乎？（己未十一月）

聖人之所言，有所不言，積善餘慶，其所言者也；萬事由命不由人，其所不言者也。『禮樂政刑，仁義忠信，其所

言者也；虛無清靜，無爲自化，其所不言者也。『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，以所言者爲用；以不言者存諸心，以所言者勉諸身；以莊子之道自怡，以荀子之道自克，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？』（己未十一月）

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，殆孔子所謂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也。軍中乃爭權絮勢之場，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。求其貞白不移，淡泊自守，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，頗難其道爾。（己未十一月）

孔子所謂「下學上達」，達字中必自有一種「洞澈無疑」意味，即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，隨處自得，亦必有脫離塵垢，卓然自立之趣。吾困知勉行，久無所得，年已五十，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，可愧也已。（己未十二月）

天下事一一責報，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。佛氏因果之說，不可盡信；亦有有因而無果者。憶蘇子瞻詩云：『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；譬如餘不醉，陶然有餘歡。』吾更爲添數詞云：『治生不求富，讀書不求官，修德不求報，爲文不求傳；譬如飲不醉，陶然有餘歡；中含不盡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』（己未十二月）

與作梅暢論易圖及風水之說，又論天下之理，惟易簡乃可行，極爲契合。（庚申正月）

此身無論處何境遇，而「敬」「恕」「勤」字無片刻可弛。苟能守此數字，則無人不自得，又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，氣誼孤與不孤哉？（庚申正月）

安得一二好友，胸襟曠達，蕭然自得者，與之相處，砭吾之短，其次則博學能文，精通訓詁者，亦可助益於我。

（庚申正月）

讀書之道，以胡氏之科條論之，則經義當分小學，理學，詞章，典禮四門；治事當分吏治，軍務，食貨，地理四門。

（庚申三月）

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，不可須臾離者，因欲名其堂曰：「八本堂。」其目曰：「讀書以訓詁爲本，詩文以聲調爲本，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，養生以少惱怒爲本，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，居家以不晏起爲本，居官以不要錢爲本，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」古人格言儘多，要之每事有第一義，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，得之如探驪得珠，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。古人格言雖多，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。（庚申四月）

凡做好人，做好官，做名將，俱要好師，好友，好榜樣。（庚申五月）

聞季高說，有孝子孝婦二人，因其家火起，昇其母靈柩於外，二人平日皆不着力著，婦尤孱弱。誠至則神應，一也。情急則智生，二也。勢激則力勁，如水之可以升山，矢之可以及遠，三也。因是以推，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！

（庚申五月）

諸生呈繳工課，余教以「誠」「勤」「廉」「明」四字，而勤字之要，但在「好問」「好察」云云兩事，反復開導。（庚申五月）

九弟諫余數事，余亦教九弟「靜虛涵泳，蕭然物外。」（庚申五月）

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時時伺吾之短，以相箴規，庶不使「矜心」生於不自覺。（庚申七月）

夏弢甫言：「朱子之學，得之艱苦，所以爲百世之師。」二語深有感於余心。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，而可久可大也。（庚申八月）

憶八年所定「敬」「恕」「誠」「靜」「勤」「潤」六字，課心課身之法，實爲至要至該。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。（庚申九月）

傲爲凶德，凡當大任者，皆以此字致於顛覆，用兵者最戒驕氣，惰氣作人之道，亦惟驕惰二字，誤事最甚。（庚申

九月

與作梅鬯談當今之世，富貴無所圖，功名亦斷難就，惟有自正其心，以維風俗，或可補救於萬一。所謂正心者，曰「厚」「實」。厚者，恕也已欲立，而立人已欲達，而達人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。實者，不說大話，不務虛名，不行駕空之事，不談過高之理，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。因引顧亭林所稱「匠夫之賤，與有責焉」者，以勉之。（庚申九月）

東坡「守駿莫如跛」五字，凡技皆當知之。若一味駿快奔放，心有顛鎔之時；一向貪美名，必有大污辱之事。余以「求闕」名齊，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，亦「守駿莫如跛」之意也。（庚申九月）

月

古人「修身」「治人」之道，不外乎「勤」「大」「謙」。勤若文王之不遑，大若舜禹之不與，謙若漢文之不勝。而勤謙二字，尤爲徹始徹終，須臾不可離之道。勤所以儆惰也，謙所以儆傲也。能勤且謙，則大字在其中矣。千古之聖賢豪傑，卽奸雄，欲有立於世者，不外一勤字；千古有病自得之士，不外一謙字。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，儻所謂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者乎？（庚申十二月）

勞謙二字，受用無窮。勞所以戒惰也，謙所以戒傲也。有此二者，何惡不去，何善不臻？當鈔寫幾分，徧示諸弟及子姪。（庚申十二月）

吾祖父星岡公在時，不信醫藥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；卓識定志，確乎不可搖奪，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。近年家中兄弟子姪，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。余之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，頗能謹遵祖訓父訓，而不能不信藥。自八年秋起，

常服鹿茸丸，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。以後當漸漸戒止，并函誡諸弟，戒信僧巫，地仙等事，以紹家風。（庚申十二月）

立身之道，有禹墨之「勤」，「儉」，兼老莊之「靜」，「虛」，庶於「修己」「治人」之術，兩得之矣。（辛酉十月）

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；其所以不及孔子者，此有所偏至，即彼有所獨缺，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。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，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補之，則諸子皆可師，不可棄也。（辛酉八月）

與九弟言「與人爲善，取人爲善」之道，如大河水盛，足以浸灌小河；小河水盛，亦足以浸灌大河。無論爲上爲下，爲師爲弟，爲長爲幼，彼此以善相浸灌，則日見其益，而不自知矣。九弟深以爲然。（辛酉八月）

孟子光明俊偉之氣，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仿佛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，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。

（辛酉九月）

條己治人之道，止「勤於邦，儉於家，言忠信，行篤敬」四語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；不在多，亦不在深。（辛酉十一月）

天下凡物，加倍磨治，皆能變換本質，別生精彩，何況人之於學；但能日新又新，百倍其功，何患不變化氣質，超凡入聖？（辛酉十二月）

九弟有事，求「可功求成」之念，不免代天主張；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，囑其游心虛靜之域。（壬戌二月）

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，無有窮期，人生其間，數十寒暑，僅須臾耳。大地數萬里，不可紀極，人在其中，寢處游息，